

JI XIANG WEN
LIAN HUA LOU

藤萍

著

吉祥纹 莲花楼



吉祥纹 莲花楼

肆 白虎卷
完美典藏版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014034499

JIANGSU WEN
LIAO BIAO LOU

1247.58
206
V4

藤萍 著



吉祥纹样

吉祥纹 莲花楼

肆 白虎卷
完美典藏版

1247.58

206

V4



北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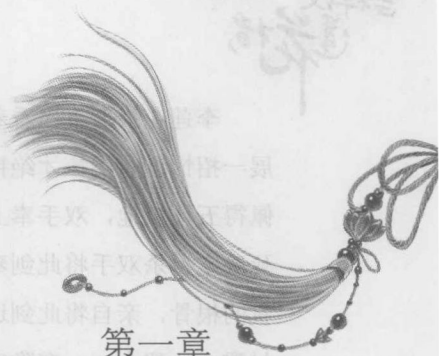
C1714665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阅读改变女性 · 女性改变未来 ——



第一章 纸生极乐塔

“后来呢？”

烛火摇曳，吉祥纹莲花楼中发出了些桌椅摇晃的声音，有人咬牙切齿地道：“你不要说封磬被猪妖附身，突然拿块砖头将自己砸昏，然后你就捡了这剑回来。”

另一人正襟而坐，“你真聪明……”先前那人勃然大怒，咯啦有木器倒地碎裂之声，“死莲花，你不要欺人太甚！快说，角阳村那事是怎么回事？”

吉祥纹莲花楼之内，那一向啥也不搁连喝酒都要把酒杯子从桌子底下摸出来的木桌上，现在放着块比黄金还灿烂的软缎，软缎上垫着个绣着杂色四季花样的软垫，软垫上放着个黑檀木嵌紫金丝缕花座儿，整得像个供祖先的牌位——这檀木座儿上恭恭敬敬地放着一柄剑。

玄铁色透着青碧，一股子井壁似的清冷光润，正是“相夷神剑”——李相夷李大侠李谪仙李门主曾经的那柄爱剑。
少师剑。

李莲花摸着下巴看着那柄被方多病搞得像个先祖牌位的剑，“我说我施展一招惊世骇俗惊才绝艳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剑招打败封磬，白千里对我敬佩得五体投地，双手奉上此剑，你也不信。我说封磬大彻大悟后悔得生不如死决定自杀双手将此剑奉上，你也不信。我说封磬看我是用剑奇才突然欣赏我的根骨，亲自将此剑送我，你也不信……那么……”他喃喃地道，“那就封磬……那个……有隐疾在身，动手之前突然暴毙身亡……你看如何？”他用一种欣然而期待的眼神看着方多病。

方多病觉得自己就像个被喂了一肚子大便的老鼠，这世上有人扯谎还欣然期待旁人同意他扯得合情合理？“死、莲、花！”他拍案而起，“总而言之，你就是不肯说了？没关系！这件事老子和你没完！你不说，我总能找到白千里，白千里总会说！何况听说那天在场的万圣道上下总计六十四人，你还当真的纸里能包得住火？”

李莲花却道：“这说的也是。”方多病被他气得跳脚，“你他妈的就满口胡扯，总有一天老子会搞清楚这柄剑你怎么来的！到时候老子和你算总账！死莲花！李小花！李王八……”

他的咒骂对李莲花而言如过耳春风，只见李莲花从怀里摸了个东西出来，轻轻放在桌上，“比起少师剑，我现在更好奇的是这个东西。”

方多病的注意力立刻被桌上那东西吸引了，“这是什么鬼东西？”李莲花道：“这是王八十从封小七衣兜里摸出来的字条，我猜这东西也许不是封小七的，说不定是清凉雨的。”方多病诧异，“清凉雨的？这有什么用？”李莲花正色道：“这是个很有趣的东西，你不觉得吗？”

一 第一张纸

李莲花放在桌上的并不是一张“字条”，而是一个纸糊的方块，方块上画着线条，似乎是将那方块切去了一角。方多病瞪眼，“这是‘字条’？字在哪里？”

80/100

李莲花敲了敲桌面，“字在它肚子里。”

方多病皱眉，“这是什么玩意儿，有什么用？”

李莲花摇头，“不知道。”他若有所思地看着那块，“这本是张十字形的字条，上面写了几个字‘四其中也，或上一下一，或上一下四，或上二下二等，择其一也’。”

“四其中也，或上一下一，或上一下四，或上二下二等，择其一也？”方多病的眉头越发打结，“那又是什么玩意儿？”

李莲花在桌上画了几个方框，“把那张白纸的中间算成四份，它的上下就只剩下两份，符合这句话的本意。它说这是一个东西，这东西中间四份，上下两份，或者中间四份，在中间四份的第一份上头又有一份，在中间四份的第四份下头又有一份，也可以……能符合它本意的‘东西’就是个方块。这张十字形的白纸，将一份一份的白纸折起来，能折成一个方块。”李莲花一摊手，“或许还有其他形状的白纸，也能糊成一模一样的方块。”

方多病古怪地瞪着那纸糊的方块，“就算你能用白纸使出一万种方法糊成这样的方块，又有什么用？”

李莲花缩了缩脖子，“我不知道，所以说，这是个很有趣的东西。”他缩完脖子之后很惬意地歪了歪脖子，舒舒服服地坐在椅上，“这东西揣在封小七怀里，那时候封小七刚刚盗取了少师剑，要帮清凉雨去救一个人。封小七和清凉雨在救人的路上为封磬所杀，少师剑被夺，显然那个人并没有得救。我猜这个方块，和清凉雨要救的人有关。”他正色道，“能让清凉雨甘冒奇险潜入万圣道三个月之久，意图盗取少师剑相救的人，想必很有趣。”

方多病沉吟，“莫非这东西就是救人的关键？藏着地点什么的，或者是藏着什么机关破解的方法？”

李莲花赶紧道：“你真是聪明……”

方多病斜眼看着他，“莫非你又想出什么门道没有告诉我？”

李莲花又赶紧摇头，“不不，这次我和你想的一模一样。”

方多病嗤之以鼻，全然不信，“难道你想替清凉雨去救人？”

李莲花瞧了那被供成牌位的少师剑一眼，微微一笑，“少师剑不是利



器，要说世上有什么东西非要少师剑才能斩得开，说明关键不在剑，而在用剑的人。”

方多病大吃一惊，“用剑的人？你说李相夷？李相夷已经死了十年了，就算清凉雨盗了这剑也万万来不及了。”

李莲花正色道：“你说的倒也是实话……不过，我说关键在人，并不是说关键在李相夷。”

方多病瞪眼，“那关键是什么？”

李莲花点头，“少师剑刚韧无双，唯有剑上劲道刚猛异常，寻常长剑吃受不住的剑招，才非要少师剑不可。”

方多病继续瞪眼去瞧那柄名剑，“清凉雨冒死偷这柄剑，难道是送去给一个拿剑当狼牙棒使唤的疯子？”

李莲花咳嗽一声，“这有许多可能，也许有人要求他拿少师剑换某个人的性命；又或许他以为这柄剑可以砸开什么机关；又或许这柄剑的材质有什么妙不可言之处，说不定把它碾碎了吃下去可以救命……”

方多病忍不住打断他，怪叫一声，“吃下去？”

李莲花又正色道：“又或者这柄剑是什么武林前辈留在人间的信物，可以换取一个愿望什么的……”

方多病古怪地看着他，李莲花不以为忤，从容而坐。半晌，方多病喃喃地道：“老子疯了才坐在这里听你胡扯，老子的老子逼着老子读书考功名，老子的老子的老子逼着老子娶公主，老子狗屁事情一大堆，疯了才跑来这里……”他重重一拍桌子，“你要玩方块自己玩去，角阳村的事不说就算了，少师剑的事不说也就算了，不必坐在这里费心扯谎给老子听，老子走了！”

李莲花道：“这个……”他本想说当朝皇帝只有一个太子，膝下再无子女，莫非近来又新生了公主？如此说来那公主只怕年纪太幼，此事万万不可。

他还没说完，方多病倒是潇洒，当真拍拍袖子，施施然从窗口走了。李莲花望着他潇洒的背影，叹了口气，喃喃地道：“我当真的时候，你又不

信；我胡扯的时候，你倒是听得津津有味……”他站了起来，本来是想把那柄剑从那牌位上拿下来，转念又想，取了下来他也不知该放在哪里，叹了口气之后，终还是留在了那牌位上。

这许多年后，也许少师剑的宿命，就只是留在芸芸众生为它所立的牌位上，空任凭吊罢了。

持剑的人，毕竟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死了。

方多病一怒而去，他自是半点也不想去做御马，一出了莲花楼就飞也似的改道前往嵩山少林寺。不想他老子却比他聪明许多，一早猜中这逆子势必往和尚窝里躲，说不定还要以出家相挟，派人在嵩山脚下一把将他逮住，即刻送入宫中。

方而优贵为当朝太子少傅，方多病的老子方则仕官拜户部尚书，皇上近来新认了兵部尚书王义钊的女儿做昭翎公主，又有意将昭翎公主许配给他，这天降御赐的好事谁敢耽误？于是八百里快马加鞭，方多病被家中侍卫点中全身二十八处穴道，连赶两日两夜的路，火速送入景德殿。

方多病从来没见过王义钊，虽然他老子在朝中当官，但方则仕住在京城，方多病一直住在方家，十八岁后浪迹江湖连家都少回，他和他老子都不大熟，更不用说兵部尚书。王义钊生得什么模样他都不知道，王义钊的女儿生得什么模样他自然更不知道。突然要和这样一位公主成婚，万一这公主芳龄三十，身高八尺，腰如巨桶，纵然是貌若天仙他也消受不了。于是打从进宫之后，他就打定主意要溜。

他被送入景德殿，这是专程给皇帝谕旨待见，却一时无暇召见的官员暂住的地方，与宫城尚有一墙之隔。住在这儿的人都是皇上点了名要见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见，大家互相都客客气气，不熟的装熟，熟的自然更熟到人我难分、人我莫辨的境地了。

方多病全身被点了二十八处穴道，一身武功半点施展不出来，在景德殿这人来人往的地方，方则仕也不好再让侍卫跟着他，简略说了几句就走了，言下之意自是要他乖乖听话，皇城重地，不得胡闹，否则为父将有严惩云



云。方多病听话了半日，但见时辰已至深夜，如何还忍耐得住，当下悄悄翻开窗户，摸入后院去也。

这里离皇帝和公主尚有老远，他若能从这里出去，说不准还能在方则仕发现之前逃离京城，而他逃走之后他老子是否会被皇帝降罪，他自是半点懒得想。

二更时分，景德殿这等微妙之处，人人行事谨慎，战战兢兢，自然从来无人敢在半夜翻窗而出。方多病武功虽然被禁，身手依然轻盈，自殿中出去，一路无声无息。月色清明，映照庭院中影影绰绰，他屏住呼吸，正在思考后门究竟在何处。

唿呀一声轻响，是不远处木桥上传来细微的声响，方多病往地上一伏，趴在花丛之中，无声无息向木桥那边望去。

一个不知什么颜色的身影正在过桥，庭院木桥的花廊上爬满了藤萝，里头光线暗淡，他只依稀瞧出里头有个人，却看不出是个什么样的人，说不定是景德殿巡夜的侍卫。方多病耐心地屏住呼吸，纹丝不动地伏在花丛中，依稀已和花木凝为一体。

唿呀……唿呀……唿呀……木桥上微乎其微的声响慢慢传来，那“侍卫”在里头走了半天却始终没从桥上出来。方多病等了许久，终于觉得奇怪，凝神听了许久，似乎那木桥之中并无呼吸之声。他慢慢地从花丛中起来，有一种莫名的气氛让他觉得应当去木桥中瞧上一眼，庭院中花木甚盛，夜风沁凉……他突然觉得有些太凉了——这时候他已经走到了桥头——

方多病瞪大眼睛看着那木桥。

木桥中并没有人。

花廊中悬了一条绳索，绳索上有个圈，圈里挂着件衣裳。

风吹花廊，那件衣裳在风中轻轻地摇晃，绳索拉动花廊上的木头，发出唿呀唿呀的声音。

这是什么玩意儿？方多病眨了眨眼睛，又眨了眨眼睛，那衣服还在，并且他认出那是件女人的裙子。就在这时，不远处货真价实地传来脚步声——巡夜的来了，他飞快地在那绳索和衣服上下看了几眼，在衣服之下，木桥之

上躺着个眼熟的东西。他突然兴起个大胆的主意——一把扯下那绳索，连绳索带衣服一起团了团揣入怀里，拾起木桥上的东西，往一侧草丛中一跳一滚，又暗伏不动。

巡夜的侍卫很快从木桥经过，并未发现那桥上的古怪。

方多病心头怦怦狂跳：老子胆子不大，还是第一次干这等伤天害……啊呸！这等亵渎先灵的事，但这事绝对不简单，绝不简单……

他抄起衣裙的时候知道这是件轻容，这东西极轻所以贵得很，能拉动绳索摇晃证明衣服里还有东西。另一件他揣在怀里的东西才当真让他心惊胆战——那是一张纸条。

一张十字形的纸条，并且留着很深的折叠的痕迹——它分明曾是一个方块，只是未曾用糨糊粘好，并又被夜风吹乱了。

他奶奶的，这里离角阳村有百里之遥，离死莲花现在住的阿泰镇也有五六十里地，这可是皇城啊！怎么也会有这东西？

是谁在木桥里挂了个吊颈的绳子，又是谁在里面挂了件衣服？方多病手心渐渐出汗，不管这闹事的是人是鬼，显然“它”的初衷绝不是给自己看的。

“它”必然是为了给这景德殿里的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人看。

方多病在庭院里伏了一个时辰，终于做了个决定。

第二天天亮。

哈的一声哈欠，方多病在景德殿为各路官员准备的木床上醒来。这床又小又窄，硬得要命，和“方氏”家里的不能比也就算了，居然比李莲花那楼里的客床还硬，真是岂有此理。洗漱之后，他数了数，住在景德殿内的官员共有五人，面上看来并无人身带武功。方多病在各人脸上瞟来瞟去，似乎并没有人发现他昨夜摸了出去，人人神色如常。

“方公子。”前来搭话的似乎是位自西南来的远官，做官的名堂太长，方多病记不住，只知这位生着两撇小胡子的大人姓鲁，于是龇牙一笑，“鲁大人。”

鲁大人面色犹豫，“我有一样东西，不知如何却是怎么也找不到了，不

知方公子可有看见？”

方多病刚刚起床连口粥都没喝，听了这话心里咯噔一声，假笑道：“不知鲁大人何物不见了？”

这位西南来的鲁大人姓鲁名方，年不过四旬，闻言皱了皱眉头，面上露出三分尴尬，“这个……”

“是鲁大人从家里带来的一个盒子。”身旁另一位姓李的帮他说话，这姓李的也来自西南，却说得一口京城腔调，“昨日我方才看见它还在鲁大人桌上，今日不知为何就不见了。”

方多病也皱起眉头，“盒子？”他顿时风流倜傥地微笑，“不知鲁大人丢失的是什么样的盒子？若是鲁大人偏爱某一种盒子，我可请人为鲁大人购回几个。”

鲁方大吃一惊，“万万不可。”“方氏”有钱有势他自是知道的，方多病即将成为皇上的乘龙快婿他也是知道的，犹疑了一阵，终于窘迫地道：“那盒子里放着我托京城的故友为我家中夫人所买的一件衣裙，我夫人随我清贫半生，未曾见得轻容……结果昨夜那衣裙却突然不见了。”

方多病大吃一惊，他明知鲁方有古怪，却不知道那件衣服竟然是他的，那件吊在绳子上的衣服如果是他的，难道那吊颈绳其实也是要吊到他脖子上？这未免奇怪也哉！鲁方不会武功，又是远道而来，按理决计不会认识清凉雨，那为何他的身边却带有一张和封小七身上带的一模一样的字条？封小七的字条肯定是从清凉雨那里来的，清凉雨却又又是从哪里得来的？

莫非……难道他是从鲁方这里拿走的？

那又是谁故意偷走他的衣服，又故意把那些东西挂在花园木桥之上？

“方公子看起来很吃惊。”身边那位和李莲花一般姓李的慢条斯理地道，“在这地方遇到窃贼，我也很是吃惊。”

方多病瞧了此人一眼，只见此人尖嘴猴腮，肤色惨白，神态却很从容，生得虽丑，看着倒不是特别讨厌，“不错，这里是皇城重地，怎会有窃贼？”

“不不不，并非窃贼，多半是我自己遗落，自己遗落……”鲁方连忙澄

张恨水

清，“此地怎会有窃贼？绝不可能。”方多病和那姓李的顿时连连点头，随声附和，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二 第二张纸

鲁方“遗落”的那件衣裙现在就卷在方多病被子里，轻容轻薄至极，宛如无物，卷在被中半点看不出来。至于衣裳里揣着何物，昨夜回来得太晚，他又不肯点灯来看，索性与纸条一起往柜中一丢——谅谁也不敢斗胆来开他的柜子。

今日和各位大人寒暄之后，方多病回到屋中，点亮油灯，把除了那衣裳以外的东西从柜子里拿了出来。

轻容乃是罩衫，一般没有衣袋，这件自然也没有，那东西并不是放在衣兜里的，而是挂在衣角上的。

那是一支翡翠簪子。

簪子圆润柔滑，雕作孔雀尾羽之形，华丽灿烂，纹路精细异常。方多病看这簪子看得呆了，倒不是惊叹这东西价值连城，而是这是支男人用的簪子，这是男簪，不是女簪。

不过……纵然“方氏”富甲一方，他也从来没见过如此华丽的发簪，纵然是他的大姨子小姨子只怕也没有像这样的东西，一等一的选料、一等一的手艺，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轻容上只钩有一支簪子，并无他物，正如鲁方所说，这件衣裳是崭新的，不似有人穿过的模样。方多病拎起那条挂在花廊上的绳子，那绳子是用撕开的碎布三股拧成一股编的，编得还似模似样。昨日他被点了二十八处穴道，如今过了一日，气血已通，当下抓住绳子略一用力，这绳子居然吃得住，要用这条绳子勒死或吊死一个人绰绰有余，却为何用它来吊一件衣裳？要吊一件轻容，只怕三两根头发就够了，何必辛辛苦苦地搓绳子？

古怪，古怪……



方多病将簪子和绳子丢进柜中，又把那张字条摸出来端详。

这字条他昨日已经看过了，里面的确也写着几个字，却不是什么上一下一、上二下二的，字条里写着两个字——“九重”，然后就没有了。方多病拿着纸条按着上面的折痕叠了几下，果然可以轻松拼成一个方块，方块上也画着几条线，位置和李莲花那个差不多，不知所谓。

风吹烛火，影子一阵摇晃。方多病收起字条，窗外回廊悬着几点灯笼，风中飘动，红光很是暗淡，他揉了揉鼻子，长夜漫漫，独坐无聊，还是翻本书出来看看，他方大少虽然不拘小节，却是文武双全满腹经纶，绝不单会舞刀弄枪而已。

这屋里有个书柜，他慢吞吞地走过去，抬起头对书目瞧了几眼，只见书架上寥寥放着数十本书，大都是《诗经》《论语》之流，在一排书目之后，隐隐约约横搁着什么东西。他探手到书本后面，把藏在后头的东西拽了出来，抖了抖。

灯下微略飘了阵灰尘起来，这东西显然放在这里有段时间了，方多病嫌弃地将它拎远点挥了挥，等灰尘散尽以后才仔细一瞧——这也是本书。

不过这是本装订好的册子，倒并非真的是一本书。方多病将油灯拿了过来，这书上却无什么春宫淫画，也不是什么武功秘籍，令他失望得很。许多页都是空空荡荡，一个字没有，任烟熏火烤都没见什么字，只在开头那页写了三个大字——“极乐塔”；第二页画了一些依稀是莲花、珠子、贝壳之类的东西，那笔法差劲得很，比之他的神来之笔自是远远不如，比之李莲花的鬼画符也尚差三分；除了莲花贝壳之外，第三页还画了六只奇形怪状的鸟，此外空空如也，一个字也没了。

方多病把那册子翻看了三五遍，实在无啥可看，只得往旁一丢，人往床上一躺，眼睛还没闭上，突见梁上影子一晃，有人影自屋顶上飘然而去。方多病霍地翻身而起，一时惊得呆了。他在屋里翻看东西，却不防屋顶上居然有人能在这等时分、这种地方窥视，他竟没听到半点动静——这世上当真有此能人？

那人是谁？他看到了什么？这人就是偷了鲁方他老婆的衣服又故意挂在

木桥上的人？如果这人有如此武功，又为何要做这等无聊的事？方多病呆了一阵，忍不住全身起了一阵寒意，这人知道那件衣服在他这里，若是明天传扬出去，他要如何对鲁方解释？过了一会儿，他纵身而起，上了屋梁，屋梁上满是灰尘，没有人落脚的痕迹，再抬头望去，屋上有个天窗。他悄悄从天窗钻了出去，伏在自己屋顶，凝目向下望去。

屋里灯火明亮，自己没有防备，若是不怕被巡逻的侍卫发现，躲在此处偷窥也未尝不可，但是，方多病发现天窗之下有数根屋梁挡住视线，屋里虽然明亮，却并不容易看清底下的状况。转头再看屋顶，屋顶上久经风吹日晒，尘土有些已积成了泥土，只看得出隐约有擦过的痕迹，却看不出脚印。方多病轻轻一个翻身，落入天窗之中，十指攀住窗沿，一目扫去，心里微微一沉——他刚才在屋上伏过，留下的痕迹却比屋上原先的深多了。

莫非方才屋上那人真能身轻如燕？方多病松开手指，自天窗跃下，越想越是糊涂，转过身来，呆呆地在桌边坐下。烛影继续摇晃，随即轻轻爆了一个烛花，方多病给自己倒了杯茶，突然一怔——方才自己的影子是在自己左手边，现在影子却跑到右手边去了。

油灯——从右边变到了左边。

谁动了油灯？

他顺着左边看过去，身上的冷汗还没干，突然又觉得更冷了些。

那本册子不见了。

那本鬼画符一样的册子，被他扔在另一张太师椅上，此时却不见了。

他蓦地站起，僵硬地站在屋中，游目四顾，将屋里样样东西都看了一遍——床榻上整整齐齐，书柜上的书和方才一样乱七八糟，他带来的几件衣裳依旧横七竖八地丢在打开的箱中，一切似乎都和原来一模一样。

只是一本册子不见了。

方多病一身武功，在江湖中闯荡过不知多少稀奇古怪的场子，死里逃生过三五回，从来没有一次让他冒出这么多冷汗。

没有尸体。

只是不合理。

这里是景德殿。

被盗的女裙，吊颈的绳索，偷窥的人影，消失的小册子……

仿佛在景德殿中，皇城内外，飘荡着一个难以阻挡的影子，那影子正一步一步做着一件阴森可怖的、充满恶意的、充满恶意的事，如果让“它”完成了，必定会造成可怕的后果……

但谁也不知道“它”是谁。

谁也不知道“它”正在做的是做什么。

方多病转过身来打开柜子，柜子里的发簪和绳索还在，不知是因为“它”伏在天窗看不清楚东西在哪儿，或是“它”故意将东西留下，反正那本册子不见了，玉簪子和绳子还在。

床上一如原状，显然女裙还在里面。

那本小册子不知是什么东西，但在“它”心中一定比他昨天晚上捡到的东西重要得多。

他奶奶的！方多病重重坐了下来，咬牙切齿，老子在这里撞鬼，死莲花不知在哪里风流快活，等老子从这里脱身，定要放火将莲花楼烧了，看死莲花如何将它补好！

窗外的暗红灯笼仍在摇晃，今夜风还不小。

风很大的时候，鲁方正坐在屋里对着空荡荡的桌子发呆。

那件衣服其实是给他小妾的，不过这对鲁大人来说不算什么太大区别，他做官胆小，倒也不敢贪赃枉法，一件轻容等价黄金，他买不起。但为何会有人知道他有这件衣服，又无声无息地从他这里偷了去，他真是死活想不透。

何况是到景德殿这种地方来偷。

这难道只是个巧合？

那件衣服的来历……鲁方心中正自发毛，惴惴不安，突然听到窗外有窸窣之声。他向外一看，蓦地瞪大眼睛，嘴角瑟瑟发抖，全身僵直，差点没厥了过去——

窗外的花园之中，有一团东西在爬。

那东西穿着衣服，是个人形，有些许毛发，姿态古怪地在地上扭动，仿佛全身扁平地在地上蹭，肩头四肢却又时不时向四面八方蠕动，与它前行的方向又不一致。

“咯咯……”他喉头发发出古怪的声音，惊恐过头反而胡言乱语，全然不知自己该干什么，想哭又想笑，“哈哈……”

那团人形的东西蓦地转过头来，他只见阴暗的花丛中一双眼睛发出荧光，那万万不是人的眼睛，在那个“头”的颈侧还有团硕大的肉团不住扭动，模样既可怖又恶心。

“哈哈哈哈哈……”鲁方指着那东西顿时狂笑起来，“哈哈哈哈哈……”

那团古怪的东西穿着的也是件女裙，崭新的女裙上沾满了泥巴和枯枝碎叶，他见过那裙子，他见过那裙子！

他知道是谁偷了他的轻容了！是鬼是鬼！

是那个死在极乐塔中的女鬼！

哈哈哈哈哈，鲁方笑得往地上一坐，既然女鬼索命来了，那李菲还逃得了吗？哈哈哈哈哈……

鲁方这厢在屋里狂笑，声传四野，很快侍卫婢女便匆匆赶来，只见鲁大人坐在地上，笑得涕泪齐流，口吐涎水，不由得大惊，齐声惊叫：“鲁大人！”

那与鲁方交好的李菲李大人也自匆匆赶到。方多病道路不熟，绕了几条冤路才找到鲁方的屋子，顿时与旁人一起目瞪口呆地看着鲁方发疯。

鲁方真的疯了。

这读书人发疯也发得别具一格，这位鲁大人咯咯直笑，直到全身脱力，便是不说话。方多病张口结舌，莫名其妙，斜眼瞥见李菲那张本来就白的猴脸变得越发惨白。大夫赶到之后，众人将鲁方扶到床上，经过一番医治，将鲁方自咯咯直笑医到笑面无声，却始终不解这好端端的怎会突然发疯？

方多病转头向窗外张望，他有种直觉：鲁方多半是看到了什么。

他没看到究竟是什么东西上了他的屋顶、盗走了那本册子，鲁方或许看

到了。

然后他就疯了。

莫非老子没瞧到也是件好事？方多病悻悻然，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鲁方发疯的事隔日便传得沸沸扬扬。景德殿中气氛本就微妙，此时人人自危，不知鲁方是否中了邪，万一那邪仍在殿里转悠，一旦摸黑撞上了自己，岂非晦气之极？顿时殿内那烧香拜佛的风就起来了，有些人拜的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有些人拜的阿弥陀佛如来佛祖，还有些人拜的什么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摩诃迦叶、摩诃俱希罗如是等诸大弟子，端的是博学广识、精通佛法。

方多病端端正正地在屋里挂了张少林寺法空方丈的画像，一本正经地给他烧了三炷清香，心中却想：那死莲花不知何处去了，早知老子会在这里撞鬼，当初就该在那乌龟窝里喝酒喝到死莲花家破人亡才是，怎可轻易就走了？失策，大大的失策。

“内务府已请了最好的法师，这就会到景德殿作法，还请诸位不必紧张。”景德殿也归宫中内务府管理，不过这里的食宿十分简单，看不到什么皇宫大内奢华之风，每日都是清粥小菜，也花不了几个钱。

“法师？”方多病心中一乐，找不到人的痕迹，弄个法师来作法也是不错，万一……万一真是那玩意儿呢？

“不错，是位最近在太子那儿大红大紫的法师，尊号叫作‘六一法师’，据说能知过去未来，呼风唤雨，在太子那儿抓到了好几只小鬼呢……”主管景德殿的是内务府一位姓王的二等太监，平时也少来，十天半个月不露个头，听说他在宫内也忙得很。今日王公公亲自前来，就是为了宣布六一法师的事，安抚人心。

哦——能呼风唤雨、抓小鬼的法师。方多病兴致盎然，“那法师什么时候来？”

“午后就到。”

李菲坐在一旁沉默不语，另三位大人和方多病并未说过话，自也是坐在一旁一言不发。方多病心情一好，对着李菲身边一人笑眯眯地道：“这位大